

語文課本

第六冊

貴州民族學院

PDG

目 錄

- 一 真摯的感情……………(1)
- 二 山溝裏的婦女……………(10)
- 三 母親的回憶……………(19)
- 四 模範家庭……………(35)
- 五 窮溝變成米糧川……………(39)
- 六 國營寶泉嶺農場……………(43)
- 七 拖拉機開進高家村……………(48)
- 八 我國第一個集體農莊……………(54)

| | | | |
|--|----|--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| 九 | 新中國的鋼都——鞍山····· | (四) |
| | 一〇 | 一條人民鐵路的誕生····· | (五) |
| | 一一 | 東北西部的防護林帶····· | (五) |
| | 一二 | 人民空軍轟炸黃河冰壩記····· | (六) |
| | 一三 | 朱總司令的故事····· | (六) |
| | 一四 | 毛澤東同志的青年時代····· | (六) |
| | 一五 | 偉大的民族熱愛····· | (七) |
| | 一六 | 毛主席——我們的太陽····· | (七) |
| | 一七 | 馬老太太之死····· | (七) |
| | 一八 | 「毛主席萬歲」····· | (八) |
| | 一九 | 夜鶯之歌····· | (八) |

| | | |
|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|
| 二〇 | 白求恩大夫(一)..... | (八六) |
| 二一 | 白求恩大夫(二)..... | (九三) |
| 二二 | 咱們都是一家人..... | (九七) |
| 二三 | 田寡婦看瓜..... | (一〇〇) |
| 二四 | 趕走了窮困..... | (一〇三) |
| 二五 | 毛澤東同志論自我批評..... | (一〇六) |
| 二六 | 接受批評和「但是」..... | (一一一) |
| 二七 | 我思想轉變的經過..... | (一一四) |
| 二八 | 黨培養我做一個國家建設人材..... | (一二八) |
| 二九 | 論領導與檢查..... | (一三三) |
| 三〇 | 糾正工作中的命令主義..... | (一三七) |

附錄：

- 一 怎樣做讀書筆記……………(一三)
- 二 怎樣作記錄……………(一四)
- 三 怎樣講話和寫講話提綱……………(一五)
- 四 怎樣寫工作總結……………(一六)

一 真摯的感情

山東省臨沂縣有個村子叫蓋家洞。人們住在兩邊山坡上，當中是一道小水溝。

王老頭和宋老頭住在緊對門。王老頭一輩子受苦受難，三個兒子餓死了兩個，只剩個大兒子王紀純，十一歲就給地主家扛活。不論刮風下雨，天一亮就得揹着筐下地割草。宋老頭跟前只有一個閨女叫宋玉英，長得挺不錯，從小跟着她爹做豆腐，幹活又挺利落，像個小伙子一樣。

王紀純揹着筐下地的時候，宋玉英常常端着盆出來倒水，站在門口，眼看着他走遠了，她才「咳」一聲回家去。宋玉英心裏翻來覆去地想着：窮人什麼時候才能熬到頭呀！

王紀純有時也偷偷地瞅她一眼，可是每次都碰到宋玉英正瞪着眼使勁看他。

王紀純就趕緊扭過臉走了。

他倆住的那麼近，天天見面，你心裏有我，我心裏有你，可是誰也沒想在一塊兒談談話。日子一長，兩個老頭都看出年輕人的心情了。倆老人湊到一塊兒，一拉扯這個事，都挺合意。他們回家跟兒子、閨女一說，兩個年輕人樂得心裏直跳。

一九四五年二月倆人訂了婚。男的十九歲，女的十七歲。當時就決定十月初一結婚。

訂婚以後，宋玉英就常到王紀純家去，幫助他爺兒倆做些針線活兒，磨磨麥子，烙烙煎餅。有時她先抽工夫把自己家的飯做好，到做飯的時候就去幫助王家做飯。可是她又不好意思在王家吃，一到吃飯的時候，就又跑回自己家裏來。

就在這一年的六月，八路軍打跑了這一帶的日本鬼子，解放了蓋家洞。王紀純和其他十來個青年都參加了八路軍。出發的時候王紀純對宋玉英說：「咱倆的爹都得靠着您……」

宋玉英說：「放心走吧！用不着您操心！」

王紀純說：「十月初一的事呢？」

宋玉英說：「十月初一……能回來就辦事，不能回來再過幾年，急什麼！」

王紀純忙着打日本鬼子，沒回家。八月裏，蘇聯出兵東北，幫助我們打日本。王紀純的部隊正開到東北，和蘇聯軍隊聯合起來，打敗了日本鬼子。

正在這個時候，蓋家洞竄來了一股國民黨軍隊。宋老頭一看兵慌馬亂的，到了十月初一，就把閨女送到王家去。

王紀純到了東北，第二年就參加了中國共產黨。從此以後，他更堅決地站在解放戰爭的最前線，先後經過幾十次戰鬥，負過兩次傷。後一次是在一九四八年十月——東北解放戰爭的最後一仗——把左腿的迎門骨打碎了。

在病床上，王紀純忽然想起家來。前三年，光忙着跟日本侵略者、國民黨反動派打仗；火車又不通，想寫封信也寄不到，乾脆就不想家了。現在看到報紙上說：關裏的火車通了，他馬上就想起來——應當給家裏去封信。雖說他從小沒念過書，可是在部隊裏學習得挺好，拿起筆來也就把信寫了。信的內容主要是問候問候他爹，沒好意思問宋玉英；最後才提了一句——自己受了傷。不幾天來了回

信，宋玉英很關心他的傷，還特別問他是怎樣負的傷。

王紀純的第二封家信，一開頭就說這回事：

「那時候我已經當了排長，正領着全排戰士攻擊敵人佔據的一個村莊。我的左腿負傷了，一步也走不得。可是我並沒退出戰場，還坐在那裏指揮隊伍繼續前進，勝利地完成了戰鬥任務——佔領了這個村莊，全部殲滅敵人一個排的兵力。我們全排立了一個大功。」

上面這一段話是他一口氣寫下來的。下面就要提到受傷的情形了。他擱下筆，尋思了半天沒寫。要是照實寫——骨頭打碎了，落了個三等殘廢，家裏一定掛心；再一說，宋玉英知道了，還能像以前那麼愛嗎？不寫呢，也不行，天長日久誰也瞞不了。想了一會兒，老是覺着不寫清楚對不起家裏人。最後還是照實寫了，又特別安慰他爹，不要掛念。

這次再接到家信的時候，王紀純還擔心會帶來什麼壞消息。但是他完全想錯了。宋玉英比上一封信更親熱地問候他，鼓勵他，說他的傷是光榮的，在口氣上，王紀純完全體會出來：她比以前更愛自己了。

回頭再說，一九四五年的事。那年過年的時候，人民解放軍打跑了國民黨匪軍，蓋家洞鑼鼓喧天，村民們吹吹打打，給王家送來了光榮匾。宋玉英的臉一陣陣發燒。當時她這樣想：「這個光榮是他給咱掙來的；我也得對得起他！」

不久，全村人民鬥爭偽村長陳鳳生，宋玉英領導婦女站在最前頭，手指着鼻子尖和他講理，數說他仗着日本鬼子和國民黨的勢力，怎樣坑害婦女。全村的人們都看得出來——她真是好樣的。開完這個會就組織了婦女會，全村婦女公推宋玉英當會長。

正在這個時候，陳鳳生的娘偷偷地溜到王家來，跟宋玉英說：「你男人也沒個信，誰知道是死是活；你年輕輕的，可要留個後手兒……又沒和他同房……」宋玉英沒理她。

鬥爭過陳鳳生半年以後，人民解放軍奉命轉移。蓋家洞又竄來了一股國民黨匪軍，陳鳳生又當了村長，他把宋玉英抓去報仇。先問她：

「你男人上哪裏去了？不說就打死你！」

「不知道！」宋玉英非常堅決。

「打！」陳鳳生嘴到手就到。

宋玉英連一聲也不哭不叫。

「誰叫你當婦女會長？」

「大伙兒選的！」

「打！」

……

宋玉英一點也不屈服。陳鳳生乾瞪眼沒辦法。

這時候，陳鳳生的娘又來找宋玉英，把嘴伸到宋玉英的耳朵上說：「隨了這頭吧，我給你找個合適的人兒，又有錢，又有勢……」

宋玉英又沒理她。

兩三個月以後，人民解放軍回來了，把國民黨匪軍消滅得乾乾淨淨。宋玉英又當了婦女會會長，還是站在鬥爭最前頭，領導全村婦女參加土地改革。鬥倒了

陳鳳生，分了地主的地，窮人徹底翻了身。宋玉英一想起從前王紀純起早下地割草的情形，不由得自言自語地說：「這可真是熬到頭了！」

一九四九年，宋玉英接到王紀純的信。她又關心他的傷口，又感到他立了大功，更加光榮；回想一下從前的苦處，再看一看現在的光榮，確是像王紀純想的那樣——她更加愛他了。

王紀純養好了傷，住了幾個月的榮軍學校，他就分配到松江省的伏爾基河榮軍農場去工作，擔任分隊長。乍一來就到山上去拉大木頭，這是個很吃勁的工作。王紀純不顧自己的傷，事事跑到前面，和同志們一樣幹活，還得管理行政上的事。他常常用勁抬木頭，咬着牙忍受碎骨帶來的痛苦。

一心無二用，他只想到怎樣完成生產任務，從不考慮自己的身體能不能擔任這種吃重的工作。

有一次，他已經很累了，還繼續運木頭。山上路又滑，兩輛車上的木頭碰了頭，把他擠在當間兒，右腿的近門骨又給撞碎了。同志們要把他送到醫院裏去療養。可是王紀純不同意，他要在農場裏治療，還說：「我不願離開同志們！」

養傷的時候，同志們常常抽工夫去看他。可是每次去看他，都要變成個臨時的彙報會。王紀純仔細打聽最近的工作情形，然後再針對具體情況，耐心地發表自己的意見，並用各種比方，來鼓舞同志們的勞動熱情。後來傷勢比較好些了，他拄着雙拐又跟着大車上山拉木頭。

王紀純常常想：要不要給家裏去信呢——兩條腿都成了殘廢，用手一摸，骨頭都鼓出來了；勉強強強能够慢慢走動，不用說跑，緊走兩步都不行。寫信吧，一來怕老人掛念，二來怕宋玉英知道了……可是不寫也不好。怎麼辦呢？左思右想，他又下了決心，詳詳細細，源源本本，寫了一封挺長的信——農場的工作多麼重要，工作多麼艱苦，自己工作又是多麼積極，怎麼又負了傷……都寫上了。他靜等着家裏的來信。

一九五零年七月，王紀純到山裏去拉木炭。回到農場的時候，同志們都瞅着他笑，可是什麼也不說。他隔着玻璃往屋裏一瞧，有一個老頭和一個年輕的婦女正和幾個同志在一塊說笑。王紀純以為是同志們的家屬，沒大注意。進屋一看，原來是他自己的家屬。他上去就拉起他爹的手，很自然地看了宋玉英一眼，問他

們是怎麼來的。

離別五年多，乍一見面，那個高興勁兒真沒法說。他心坎裏還特別感激宋玉英。她竟跑了五千多里來到自己的身邊。他的感情特別激動，嘴張開了，話可說不出來，不知道要跟她說什麼好。

宋玉英是另一種心情：她感到站在自己面前的，不是以前揸着筐割草的王紀純了。他是戰場上的英雄，是生產中的模範。爲了革命，爲了人民，自己的身子成了殘廢，還不住地工作，工作。他多麼光榮啊！我可真得好好向他學習，跟着他一塊進步……她臉上發出光彩，眼睛越發明亮。

現在，王紀純當了伏爾基河榮軍農場第一分場的指導員，宋玉英正積極學文化，學技術。夫妻倆的生活，說不盡有多麼甜蜜。

（選自農民語文課本，原題「愛情」）

二 山溝裏的婦女

她是一個山溝裏的婦女，沒有文化，又不溫柔，兩隻腳，走起路來像個八字……唉！我不能往下想了！我怎麼和她結了婚的？怎麼還混過了六七年？我過去怎麼沒覺得她難看？雖說也打過架、吵過嘴，可是打過去吵過去就算完了，沒有想到離婚上去，這是怎麼的？我現在已經不是工人，是個唸大學的學生了，很快的就要成爲司法幹部；而她還是一字不識，死落後，土裏土氣，不能參加革命工作，和我太不相配了！這封建婚姻有什麼理由再繼續下去！

到了暑假，我就請了一個禮拜的假回家解決這個問題。我到家的時候，家裏的人才喫完午飯，她紮着圍裙戴着秫秸草帽，揹着一個揹筐，正要去劈苞米。媽媽看見我回來了便叫她等幾天再劈。

「劈了吧！野豬挺多的，萬一給糟塌了怎麼辦？」她望着媽媽說了，又看我一眼，沒有就走。

「上那裏去劈呢？」我問。

「王家墳溝新開的荒地！」媽媽回答我。

「你去吧！我喫完午飯也去。」我尋思到地裏好談離婚問題，省得在家裏叫媽媽聽着。她沒有說什麼，扭身走出了門。我望了望她的背影，她穿着一件乾淨的藍短衫，背上補了兩大塊青補丁，腳上穿着一雙青鞋，渾身是勁地登登的走了。

我喫完了午飯，媽媽捲起一個杏條筐要和我一同去，我也不好意思阻攔便一同去了。在道上媽媽告訴我說：

「這幾年種地多虧你媳婦了。你爸爸躺在炕上常鬧病，地裏家裏都由你媳婦來幹，真比你強多了，咱們這塊苞米地就是她開的呢！春天你爸爸要把平地種苞米，好接上新糧。你媳婦說：成塊種苞米不上算，不如種高粱打的多。苞米在邊邊沿沿上種些，再開點荒來種，也能接上新糧。她一個人又開荒，又送糞，開一

小塊種一小塊，統共開了四畝多，苞米長得可好啦！能打三石多呢……」媽媽浴浴不絕的嘮起來。

到地裏時，她見我們來了就嚷道：

「你們從這條壟往西邊劈吧！可得挑熟了的呀！不要劈帶漿的呀！」她一邊還手不停的劈着。

「知道啦！」我答應了一聲便劈起來，剛劈二十來穗吧，她就在我後面喊起來：

「你看看！你怎麼把豆角秧都踩斷啦！」我回去一看可不是怎的！豆秧果然踩斷了三四棵，她正從斷了的秧上摘豆角，像很心疼的樣子。我心想：真小性子，幾棵豆秧唄！

「得加小心呀！這是晚豆角，才摘一楂，還能摘三四楂呢？」媽媽在旁邊也說了話，接着又向她說：「媳婦！趁你女婿在家，咱們劈些嫩的煮一頓喫吧！」

「別啦！政府號召不啃青，那是爲咱們好啊！煮一頓青的喫就頂喫成的三頓。」我想她倒挺仔細呀！